

欽定唐書

百之十卷
二一八九

唐書卷九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三

王薛馬韋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顓北齊樂陵郡太守世居郿性沈澹志量隱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隋開皇十三年召入秘書內省讎定羣書爲太常治禮郎季父頗通儒有鑒裁尤所器許頗坐漢王諒反誅珪亡命南山十餘年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叅軍事建成爲皇太子授中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

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鶴州太子已誅太宗召
爲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
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
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
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
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
及三品官入閣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封永
寧縣男黃門侍郎遷侍中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
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
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邪非邪帝曰

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
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
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
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
竊謂陛下以爲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
美其言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
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修謹士陛下使
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我
腹心乃附下罔上爲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
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

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慙遂
罷明日語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
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
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
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
鑿通晤爲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
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
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
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
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

善而玄齡等亦以爲盡己所長謂之確論進封郡公坐
漏禁近語左除同州刺史帝念名臣俄召拜禮部尚書
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爲先拜珪亦以師自居王問珪何
以爲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
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旣聞命矣
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爲善最樂願王志之帝
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
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
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
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

婦禮本於珪十三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視復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諡曰懿珪少孤且貧乏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其家性不苛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愠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宗族匱乏周卹之薄於自奉獨不作家廟四時祭于寢爲有司所劾帝爲立廟媿之不罪也世以珪儉不中禮少之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闕

大驚數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敬
直封南城縣男後坐交皇太子承乾徙嶺外珪孫燾旭
燾性至孝爲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
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祕要討
繹精明世寶焉歷給事中鄴郡太守治聞於時旭見酷
吏傳

薛收字伯襄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出繼
從父孺年十二能屬文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郡舉
秀才不應聞高祖興遁入首陽山將應義舉通守堯君
素覺之迎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克

遂挺身歸國房玄齡亟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略所對
合旨授府主簿判陝東大行臺金部郎中是時方討世
克軍事繁綜收爲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
初不竄定竇建德來援諸將爭言敏軍以觀賊形勢收
獨曰不然世克據東都府庫盈衍其兵皆江淮選卒正
苦乏食爾是以求戰不得爲我所持今建德身總衆以
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
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浚其溝防戒毋出
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臯厲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
老當吾堂堂之鋒一戰必舉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

矣王曰善遂禽建德降世克王入觀隋宮室且嘆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進曰峻字彫牆殷辛以亡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與阿房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主曾不是察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爲後世笑何此之能保哉王重其言俄受天策府記室參軍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嘗上書諫王止畋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今賜黃金四十鎰武德七年寢疾王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命輿疾至府親舉袂撫之論敘生平感激涕泗卒年三十三王哭之慟與其從兄子元敬書曰吾與伯襄共軍旅間何

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豈期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貧而子幼善撫安之以慰吾懷因遣使弔祭贈帛三百段其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旣卽位語房玄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又嘗夢收如平生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永徽中又贈太常卿陪葬昭陵子元超九歲襲爵及長好學善屬文尚巢王女和靜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高宗卽位遷給事中數上書陳當世得失帝嘉納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省中有盤石道衡爲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泣然流涕以母喪解奪服授黃門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所薦

豪俊士若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鄭祖
玄鄧玄挺崔融等皆以才自名於時累拜東臺侍郎李
義府流嶺州舊制流人不得乘馬元超爲請坐貶簡州
刺史歲餘又坐與上官儀文章款密流嶺州上元初赦
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帝
校獵溫泉諸蕃酋長得持弓矢從元超奏夷狄野心而
使挾兵在圍中非所宜帝納可嘗宴諸王召元超與從
容謂曰任卿中書寧藉多人哉俄拜中書令兼左庶子
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敕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
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時太子射獵詔得入

禁禦故太子稍怠政事元超諫曰內苑之地繚叢薄昌
翳蒼絕磴險塗殿下截輕禽逐狡兔銜縻之變詎無可
虞又戶奴多反逆餘族或夷狄遺醜使兇謀竊發將何
以禦哉夫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謂其近危辱也天
皇所賜書戒丁寧惟殿下罷馳射之勞留情墳典豈不
美歟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召太子還東都帝疾劇
政出武后因陽暗乞骸骨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
二贈光祿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子曜聖歷中附會
張易之官正諫大夫元敬隋選部郎邁之子與收及族
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爲長難德音爲鸞鸞元

敬年最少爲鷓雛武德中爲祕書郎天策府參軍直記室文學館學士是時收與房杜處心腹之寄更相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晦嘆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秦王爲皇太子除舍人於是軍國之務總於東宮而元敬掌文翰號稱職卒于官

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擢進士第累遷禮部郎中中書舍人與從祖兄曜更踐兩省俱以辭章自名景龍末爲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初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道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睿宗在藩喜

之以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及踐阼遷太常少卿封晉國公實封三百戶會鍾紹京爲中書令稷諷使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史無素才望今特以勳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具瞻之美帝然之遂許紹京讓改戶部尚書翌日遷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與崔日用數爭事帝前罷爲左散騎常侍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帝以翊贊功每召入宮中與決事恩絕羣臣實懷貞誅稷以知本謀賜死萬年獄年六十五伯陽爲駙馬都尉安邑郡公別食實封四百戶稷死坐貶晉州員外別駕又流嶺表自殺伯陽子談尚立宗恒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光祿員

外卿

馬周字賓王博州在平人少孤家窶狹嗜學善詩春秋
資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
刺史達奚恕數咎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
以裝使入關留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
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
衆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
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
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
孝人也帝卽召之問未至道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

語帝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周上疏曰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大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爲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竭區區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牆宇門闕方紫極爲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

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思感欲卽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爲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旣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絕之則子文之

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樂厲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彊，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執。故忍孝思，以便百

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
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己
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
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與阜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
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
高爵與外廷朝會騶豎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若朝
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爲伍帝善其言
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
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

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
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
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
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
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世
之基豈特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
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
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
還往來遠者五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

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爲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卽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且不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

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卽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卽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荒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

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克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克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之歌且舞矣若人旣勞而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盱眙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

明誠欲厲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卽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竝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故前車旣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

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卽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旣衆不能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爲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

第八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帝稱善擢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譽歸之帝每日我覩不見周卽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纒纒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俄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爲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

八年遷中書令猶兼庶子時置太子司議郎帝高其除
周嘆曰恨吾資品妄高不得歷此官帝征遼留輔太子
定州及還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嘗以飛帛
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
病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爲構第每詔尚書食
具膳上醫使者視護躬爲調藥太子問疾疾甚周取所
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
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初帝遇
周厚周頗自負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興書
生素無貲皆竊笑它日自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

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縣
食必進雞小吏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
食雞尚何與榜吏斥之及領選猶廢浚儀令先是京師
晨暮傳呼以警衆後置鼓代之俗曰鼙鼙鼓品官舊服
止黃紫於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
九品青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
租宿衛大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舍守捉士月散配
諸縣各取一以防其過皆周建白白周亡帝思之甚將
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卽位追贈尚書右僕射高
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廷子載咸亨中爲司列少

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終雍州長史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韋挺京兆萬年人父冲仕隋爲民部尚書挺少與隱太子善高祖平京師署隴西公府祭酒累遷太子左衛驍騎檢校左衛率太子遇之厚宮臣無與比武德七年帝

避暑仁智宮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又慶州刺史楊文幹坐大逆誅辭連東宮帝專責宮臣由是挺與杜淹王珪等皆流越嶲未幾召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薦之遷尚書右丞歷吏部黃門侍郎拜御史大夫扶陽縣男太宗謂挺曰卿之任大夫獨朕意左右無爲卿地者挺曰臣駑下不足以辱高位且非勳非舊而在藩邸故僚上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不聽是時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劓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上族辰日不哭謂爲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卽發問先造邑社

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
隣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日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
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昏嫁之初雜奏絲竹以
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爲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俄
復爲黃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多過失
帝密欲廢立語杜正倫正倫以漏言貶帝謂挺曰不忍
復置卿于法改太常卿初挺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
史挺不甚禮及周爲中書令帝欲湔拭用之周言挺佞
于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周言
挺才仕麤使帝謂然挺父故爲營州總管嘗經略高麗

故札藏家挺上之帝悅曰自幽距遼二千里無州縣吾
軍靡所仰食卿爲朕圖之苟吾軍用不乏是公之功其
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取幽易平三州銳士若
馬各三百以從卽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
帝親解貂裘及中廐馬賜之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
渠作漕艦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百里渠塞不
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廡之待凍泮乃
運以爲解卽上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悅曰兵寧拙
速無工遲我明年師出挺乃度它歲運何哉卽詔繁峙
令韋懷質馳按懷質還劾挺在幽州日置酒弗憂職不

前視渠長利卽造船行粟綿八百里乃悟非是欲進則
不得還且水涸六師所須恐不如陛下之素帝怒遣將
少監李道裕代之敕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
陽廢爲民使白衣從帝破蓋牟城詔挺將兵鎮守示復
用城與賊新城接日夜轉鬪無休時挺以失職內不平
作書謝所善公孫常常善數者也以他事繫投繯死索
橐中得挺書言所屯危蹙意怨望貶象州刺史歲餘卒
年五十八子待價萬石

待價初爲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
以壻貶盧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陵招慰高麗次吐護

真水爲虜所襲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率所部兵殺之
文陵亦苦戰遂免待價重創矢著左足隱不言卒以疾
免起爲蘭州刺史吐蕃盜邊高宗以沛王賢爲涼州大
都督而待價爲司馬俄遷肅州刺史以功召拜右武衛
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復入寇以待價檢校涼州都督兼
知鎮守兵馬事召還封扶陽侯武后臨朝攝司空護營
乾陵改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待價起武力典選
無銓總才故朝野共崑薄之俄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
禦突厥踰年還拜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不自安
累表辭職不聽且請盡力行陣許之於是拜安息道行

軍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進爵公軍至寅識
迎河與吐蕃合戰勝負略相當會其副閻溫古逗留又
天大寒待價不善撫御師人多死餉道乏乃旋師頓高
昌后大怒斬溫古流待價繡州卒曾孫武

武少孤年十一廕補右千牛累遷長安丞德宗幸梁州
委妻子奔行在除殿中侍御史戶部侍郎元琇爲水陸
轉運使表武以倉部員外郎克判官謀不用杜門數月
而琇敗轉刑部員外郎是時帝以反正告郊廟大兵後
典章苟完執事者時時咨武武酌宜約用得禮之衷羣
司奉焉後爲絳州刺史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餘頃璽書

勞勉憲宗時入爲京兆尹護治豐陵未成卒贈吏部尚書

萬石頗涉學善音律上元中遷累太常少卿當時郊廟燕會樂曲皆萬石與太史令姚元辯增損之號任職始萬石奏太樂博士弟子遭喪者先無它業請以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立劾奏萬石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睦親化人莫善於孝所以三年之禮天下通喪今遣音聲人釋服爲樂帶經治音豈以小人不能執禮遂欲約爲非法萬石官太常首紊風化請付吏論罪高宗方委任萬石罷其奏後知吏部選事卒于官

贊曰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爲難觀太宗之責任也
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
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始皆奮亡命布衣嬪然列置
上袞薛收雖蚤夭帝本以中書令待之御臣之方顧不
善哉挺晚節流落蓋有致而然

唐書卷九十八

唐書卷九十九

宋 端明 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四

二李戴劉崔

李綱字文紀觀州蓨人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瑗慕張綱
爲人改焉仕周爲齊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
誣左其罪綱矢死無撓辭及憲誅露車載尸故吏犇匿
綱撫棺號慟爲瘞訖乃去事隋爲太子洗馬太子勇宴
宮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
官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

爲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爲樂耳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奈何歌舞鷹犬織兒使日侍側何特太子罪邪帝曰以汝爲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擢尚書右丞時楊素蘇威用事綱据正不詭迎隨素等多憾會大將軍劉方討林邑素言林邑多珍貲非綱不可任遂署行軍司馬方揣素指數危辱之幾殆軍還不得調稍除齊王府司馬復詔出南海應接林邑久不召乃身入奏威劾綱擅去所部以屬吏會赦免屏居鄆大業

末賊帥何潘仁劫爲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授丞相
府司錄參軍封新昌縣公領選舉受禪拜禮部尚書兼
太子詹事齊王元吉爲并州總管縱左右攘奪民愁苦
宇文歆諫不聽騰狀顯言王坐免俄而復留下危懼劉
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
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太原與王地兵十
萬粟支十年奈何一旦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綱
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歆事王淺有關必諍今賴歆計使
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翼日帝悟引綱升
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罰於是釋歆然猶貸誕也帝

以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
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
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
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
者可爲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徧
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王曳組位五品趨丹地
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綱在東宮太子
建成尤加禮嘗游溫湯綱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膾
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鯉和鼎味公
等善之若粥諧審諭固屬綱矣遣使賜絹二百匹後太

子夔狎亡賴猜間朝廷綱頻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爲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邪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爲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爲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保傅冀得効愚鄙日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爲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碁間太子覽書不懌所爲益縱綱悒悒不自賴固請老優詔解尚書帝以綱隋名臣手敕未嘗名貞

觀四年復爲少師以足疾賜步輿聽乘至閣問以政事
詣東宮太子承乾爲拜每聽政必詔綱與房玄齡王珪
侍坐嘗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爲難綱以
爲易故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玄齡至家存
問明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太子爲
立碑初齊王憲女嫠居綱厚卹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
喪其親然綱在隋宦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爲卿
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爲敗故綱雖顯於
唐數稱疾辭位云孫安仁安靜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
庶子太子忠廢還邸寮屬奔散獨安仁泣拜而去終桓

州刺史安靜天授中爲右衛將軍武氏革命羣臣皆勸
進安靜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俊臣問狀安靜曰正以
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吾誰欺俊臣誣殺之會
昌中錄忠臣後訪子孫已絕乃贈安靜太子少師自綱
五世同居安仁安靜復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衰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祖琰爲魏度支尚書大亮有文武
才略隋末署龐玉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玉戰敗大亮
被擒賊將張弼異之就執百餘餘皆死獨釋大亮引與
語遂定交高祖入關大亮自歸授土門令方歲饑境多
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乘馬稍稍資業之勸墾

田歲大熟間出擊盜所至輒平秦王行北境下書獎勞
賜馬五乘帛五十段頃之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
單馬詣營說豪帥爲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
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步而返帝聞之悅擢金州總管
府司馬王弘烈據襄陽詔大亮安撫樊鄧因圖之進擊
下十餘城遷安州刺史復使徇廣州至九江會輔公祏
反以計禽其將張善安公祏方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固
守大亮率兵擊走之遷越州都督貞觀初徙交州封武
陽縣男召授太府卿復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
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

鷹信陛下意邪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
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
賜胡瓶一雖亡千鎰乃朕所自御又賜荀悅漢紀曰悅
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公宜繹味之時突厥亡帝遂欲
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五匹首領拜將軍中
郎將列五品者羸百員又置降胡河南詔大亮爲西北
道安撫大使使以緩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勤及七姓種
落之未附者峙糧積口賑其饑大亮上言臣聞欲綏遠
者必自近中國天下本根四夷猶枝葉也殘本根厚枝
葉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卽

俘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久安計哉今伊吾雖臣遠在荒鹵臣以爲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吾塞外畏威懷德永爲藩臣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所謂行虛惠收實福河西積困夷狄州縣蕭條加因隋亂殘耗已甚臣愚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晦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八年爲劔南道巡省大使會討吐谷渾爲河東道行軍總管與李靖俱出北道涉青海觀河源與虜遇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進爵爲公拜右衛大將軍晉王爲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宮

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臥十八年幸洛陽
詔副房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俄
寢疾帝親和藥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遼東役又言京師
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爲意就橐歎曰吾聞男子不死婦
人手命屏左右言終卒年五十九將斂家無珠玉爲舍
惟貯米五斛布三十端帝哭爲慟贈兵部尚書秦州都
督諡曰懿陪葬昭陵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
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撓至妻子未始
見墮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陋狹甚在越州寫書
數百卷及去留都督署初破公祐以功賜奴婢百口謂

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爲隸乎縱
遣之高祖聞咨美更賜俚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
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葬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柩貲
襚加焉嘗以張弼脫其死及貴念有以報之時弼爲將
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涂持弼泣悉
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
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爲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
皆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也歿後所育孤姓爲大
亮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兄子道裕貞觀末爲將作匠
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

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缺宰相屢進名
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
悔之遂命道裕終大理卿大亮族孫迴秀

迴秀字茂之及進士第又中英才傑出科調相州參軍
事累轉考功員外郎武后愛其材遷鳳閣舍人大足初
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選銓汰文武號稱職進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張易之兄弟貴驕因撓意諧媚士論頓減俄
坐贓貶廬州刺史易之誅貶衡州長史中宗卽位召授
將作少監累遷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出朔方道行軍大
總管還拜兵部尚書卒年五十贈侍中迴秀少聰悟多

通賓客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賤妻嘗
詈媵婢母聞不樂迴秀卽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
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
置宮中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鄰猫中宗以爲孝感旌
大門閭子齊損開元中以謀逆誅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隋
末爲門下錄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厚禮之爲越
主侗給事郎王世克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
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
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克跪曰善俄脅九錫胄又切諫

不納出爲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
引爲府士曹參軍封武昌縣男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
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卽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
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
不覺罪當死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尊
極不稱謨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錄無
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
天下公朕安可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
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繇
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

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
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
邪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
卿自守法而使我不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
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
實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爲陛下惜
之帝大感寤從其言胄犯顏據正數查參處法意至析
秋豪隨類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之遷尚書左丞矜其
貧特詔賜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帝謂胄曰
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

卿宜副朕舉胄明敏長于操決無宿疑議者美其振職
謂武德以來殆無其輩復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供
奉進民部尚書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由是檢校
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獎法吏時以寡學爲訾貞觀四
年以本官參豫朝政進爵郡公帝將修復洛陽宮胄上
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團疆夫富室悉爲兵九成之
役又興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
就役舉室捐業籍軍者督戎仗課役者責糧齎竭貲經
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洿下
年之有亡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則帑藏虛矣今

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遽
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胄所敷內緣政得失咸有可
觀奏已卽削稟秘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
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七年卒帝
爲舉哀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謚曰忠以第舍陋
不容祭詔有司爲立廟聘其女爲道王妃房玄齡魏徵
與胄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爲
後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閔十數年
父子繼爲宰相世託其榮高宗嘗爲飛白書賜侍臣賜

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
立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仗忠節贊皇猷皆見意
於辭云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人有所訴率優
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爲奏終不顯私恩由
是當時多稱仁軌者號仁軌爲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
有嫗詣省至德已收牒嫗乃復取曰初以爲解事僕射
今乃非至德笑還之人伏其長者或以問至德答曰慶
賞刑罰人主之柄爲臣豈得與人主爭也帝知歎美之
儀鳳四年卒詔百官哭其第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
都督諡曰恭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初爲蕭銑黃門侍郎南略地
嶺表下五十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自歸授南康州都
督府長史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治書侍
御史於時尚書省詔敕稽壅按成復下彌年不能決洎
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左丞戴胄
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比者
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雖欲自彊先懼囂謗故
郎中嘿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得專裁筦轄玩弛綱
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
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競也未幾拜尚書右丞洎健于

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徵時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臧否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遼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虛心聽納猶恐羣臣惴縮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迨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爲尊聖以不言爲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爲弊且今之雍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求長久匪由辨博但當忘愛憎慎取捨若貞觀初可矣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

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權論致之若形神
心氣不爲勞也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
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
未故鼂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今太子
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
才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棄白日
陛下每退朝引見羣臣訪以今古咨以得失而太子處
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退以廣
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間者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
師傅寮案具員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爲授以良

書娛以佳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帝於是敕泊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泊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在吾膝前見朕悅諫熟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稍遷侍中帝忽謂羣臣曰朕今欲聞已過卿等爲朕言之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泊曰然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及征遼東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

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意
洎曰願無憂卽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語謬
戒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果恐以
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洎與馬周入候出
見遂良泣曰上體患癱殊可懼遂良卽誣奏洎曰國家
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
召洎問狀洎引馬周爲左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
方死時索筆牘欲自言有司不敢與帝後知之有司皆
得罪顯慶中其子弘業詣闕訴遂良譖死狀李義府右
之高宗問近臣給事中樂彥瑋曰辨之是暴先帝過刑

事寢文明初詔復官爵彥瑋字德珪長安人麟德元年
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數月罷爲大司憲卒贈齊
州都督

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
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衆爲媚忌所乘卒陷罪誅
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
其下哉古人以言爲戒可不慎歟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錄事參軍
陳叔達薦仁師才任史官遷右武衛錄事參軍與修梁
魏史貞觀初改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

捕支黨纍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
飲湯瀋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
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
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豈有
知枉不申爲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
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
異辭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嘗口陳移用費數千名太
宗怪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
帝奇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抵孔鄭舊學請
遂廢詔諸儒大議博士以下不能詰河間王孝恭請與

孔鄭竝行仁師以立度不經條不合大義者奏之立度報罷遷給事中時有司以律反逆者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詔八坐議咸言漢魏晉謀反夷三族請改從死仁師曰父子天屬足累其心此而不卹何愛兄弟房立齡曰祖有蔭孫義則孫祖親重而兄弟屬輕今應重者流而輕者死非用刑意遂不改後密請魏王爲太子失帝旨左遷鴻臚少卿稍進民部侍郎又征遼東副韋挺知海運又別知河南漕事仁師以漕路回遠恐所輸不時至以便宜發近海租賦餉軍坐運卒亡命不以聞除名帝遷至中山起爲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郎幸翠微宮上

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中書令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閣訴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閬州刺史卒子挹挹子湜

湜字澄瀾少以文詞稱第進士擢累左補闕稍遷考功員外郎時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恚構引湜使陰洩其姦中宗稍疏功臣三思日益寵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三思驟遷中書舍人彥範等被徙又說三思速殺之以絕人望三思問誰可使者乃進其外兄周利貞利貞往彥範等皆死擢利貞御史中丞湜附託昭容上官氏數

與宣淫於外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而挹爲禮部侍郎
武德以來父子同爲侍郎惟挹湜云俄拜中書侍郎檢
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周典選納賂
遺銓品無序爲御史李尚隱劾奏貶江州司馬上官與
安樂公主從中申護之改襄州刺史未幾入爲尚書左
丞韋氏稱制復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
出爲華州刺史俄除太子詹事初湜建言山南可引丹
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鏡山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輓道
中宗以湜充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死者十五禁舊道
不得行而新道爲夏潦奔厯數摧墜不通至是論功加

銀青光祿大夫景雲中太平公主引爲同中書門下三
品進拜中書令時挹以戶部尚書得謝而性貪數爲人
請託以干湜湜多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玄宗在東宮數
至其第申款密湜陰附主時人危之爲寒毛門下客獻
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將誅蕭至忠等召湜
示腹心弟澄諫曰上有所問慎無隱湜不從及見對問
失旨至忠等誅湜徙嶺外時雍州長史李晉亦坐誅歎
曰此本湜謀今我死而湜生何也又宮人元稱嘗與湜
謀進酖於帝追及荊州賜死年四十三初在襄州與譙
王數相問遺王敗湜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爲宰

相陷幽求嶺表密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
太平公主逐張說其猜毒詭險殆天性雖蠱虺不若也
與弟液澄從兄蒞竝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
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
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故進趣不已至
於敗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
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液字潤甫尤工五言詩湜歎因字呼曰海子我家龜龍
也官至殿中侍御史坐湜當流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
見意詞甚典麗遇赦還卒子論有吏幹乾元中爲州刺

史以治行稱大曆末遷同州刺史爲黜陟使庾何所按
議者不直何故復用爲衢州刺史德宗以舊族耆年擢
大理卿卒

澄本名滌玄宗改焉帝在藩與同里居出潞州賓友餞
者止國門而澄獨從至華及卽位寵昵甚湜旣誅帝仍
念之用爲祕書監開元二年欲贈其父挹吏部尚書宰
相持不可遂用四品禮葬贈和州刺史澄侍左右與諸
王不讓席坐性滑稽善辯帝恐漏禁中語以慎密字親
署笏端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安喜縣子卒贈兗州刺

史

唐書卷九十九

唐書卷九十九考證

李大亮傳賜馬五乘○舊書作賜馬一匹

唐書卷九十九考證

唐書卷一百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五

陳楊封裴宇文鄭權閻蔣韋姜張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少封義陽王歷丹陽尹都官尙書入隋久不試大業中授內史舍人出爲絳郡通守高祖西師以郡聽命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溫大雅同筦機祕方禪代時書冊誥詔皆其筆也武德初授黃門侍郎判納言封江國公叔達明辯善爲容每占奏指紳屬目江左士客長安或汨滯多薦諸朝嘗賜

食得蒲萄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賚物百段貞觀初與蕭瑀爭殿中坐忿諍不恭免官未幾居母喪又有疾太宗憂之遣使禁郤弔者喪除爲遂州都督病不拜頃之擢禮部尙書始太子建成等闕間太宗帝惑之叔達極意救辯至是謂曰武德內難卿有讜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爲陛下乃社稷計耳後閔薄汙慢爲有司露劾帝以名臣爲護掩授散秩歸第卒諡曰繆久之贈戶部尙書更諡曰忠

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

苛細徼人安之文帝謂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
矣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玄感叛詔率兵經略與玄感
戰破陵敗之遂與屈突通追獲賊煬帝召見曰比聞與
賊戰尤力向但知卿奉法而乃勇決如此朕用自愧蘇
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謂此邪時威及宇文述裴蘊裴矩
參掌選事皆受賂不法恭仁素廉正故惡之出爲河南
道大使使捕寇賊至譙郡爲朱粲所敗奔江都宇文化
及弒逆署吏部尙書爲化及守魏縣元寶藏執送京師
高祖素知之授黃門侍郎封觀國公尋爲涼州總管恭
仁久乘邊習種落情僞悉心綏慰由葱嶺以東皆奉貢

贄就加納言突厥頡利率衆數萬獵其境恭仁應機設
拒張疑屯虛幟示之頡利懼而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
叛朝廷未卽討恭仁募趨盪倍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
二城縱所俘還之衆感悅遂相與縛行威降召拜吏部
尙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遷左衛大將軍武德
末拜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洛州都督太宗勞
謂曰洛陽要重朕子弟不爲少恐非所任故以委公恭
仁性冲厚以禮自閑衛未嘗與物忤時人方漢石慶旣
貴不以勢尙人故譽望益重病乞骸骨詔以特進歸第
卒贈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孝子思訓襲爵顯慶中

歷右屯衛將軍從高宗幸并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
夜邀思訓與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毒酒以進思訓
死妻訴之流寶節嶺表至龍門追斬之乃詔以寘毒人
者重其法思訓孫睿交尙長寧公主豫誅張易之賜寶
封五百戶神龍中爲祕書監貶絳州別駕

師道字景猷恭仁弟清警有才思客洛陽爲王世克所
拘間歸高祖授上儀同爲備身左右尙桂陽公主除吏
部侍郎改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十年拜侍中參預
朝政親遇隆渥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
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太宗數訪羣臣才行師道雖有

所推進而乏甄品久之遷中書令太子承乾得罪詔與
長孫無忌等雜治其獄師道妻異姓子趙節與承乾通
謀乃微諷帝欲活之帝怒罷爲吏部尙書師道起貴胄
四海人物非所練悉至銓署專抑勢貴親黨以遠嫌用
人多違其才不爲時所稱帝亦曰師道資性純淑自應
無過而實怯懦罕更事緩急不得其力從征高麗攝中
書令軍還頗不職改工部尙書復爲太常卿師道善草
隸工詩每與有名士燕集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爲擿諷
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試
爲朕爲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卒

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諡曰懿陪葬昭陵詔爲立碑子
豫之尙巢王元吉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亂
爲主壻竇奉節所殺

執柔恭仁從孫歷地官尚書武后母卽恭仁叔父達之
女及臨朝武承嗣攸寧相繼用事后曰要欲我家及外
氏常一人爲宰相乃以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卒
弟執一亦以誅張易之功封河東郡公累官右金吾衛
大將軍始雄在隋以同姓貴自武德後恭仁兄弟名位
益盛又以武后外家尊寵凡尙主者三人女爲王妃五
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者二十餘人

封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蓆人祖隆北齊太子太保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隋開皇末江南亂內史令楊素討之署倫行軍記室泊海上素召計事倫墜水免易衣以見訖不言久乃素知問故謝曰私事也所不敢白素異其爲以從妹妻之素營仁壽宮表爲土工監規構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爲吾掎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母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悞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

曰吾不及也素負才勢多所凌藉惟於倫降禮賞接或
與論天下事哀哀不劾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薦
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煬帝然不悉吏事處可
失宜倫陰爲裁畫內以諂承主意百官章奏若忤旨則
寢不聞外以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
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宇文化及亂持帝出宮使
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化及署爲內
史令從至聊城知化及敗乃結士及得出護餉道化及
死遂與士及來降高祖知其諧附逆黨方切讓使就舍
倫以祕策干帝帝悅更拜內史舍人遷侍郎兼內史令

秦王討王世克命倫參謀軍事時兵久不決帝欲班師
王遣倫西見帝曰賊地雖多羈縻不相使所用命者洛
陽爾計窮力屈死在旦暮今解而西則賊勢磐結後難
以圖帝納之賊平帝謂侍臣曰始議東討時多沮解者
唯秦王謂必克倫贊其行雖張華叶策晉武亦何以加
於是封平原縣公判天策府司馬初竇建德援洛陽將
趣虎牢倫與蕭瑀諫不可至是入賀王笑曰不用公言
今日幸而捷豈智者于慮或有失乎倫謝素不及頃之
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羣臣咸請許之可紓
戰倫曰不然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息擊

之勢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
以爲擊之便詔可尋檢校吏部尚書進封趙國公徙密
國太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實封六百戶始倫之歸蕭瑀
數薦之及是瑀爲左僕射每議事倫初堅定至帝前輒
變易由是有隙貞觀元年遘疾臥尚書省帝親臨視命
尙輦送還第卒年六十贈司空諡曰明倫資險佞內狹
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
交官府賄贈狼籍然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探其膺
肺隱刺之亂數進忠策太宗以爲誠橫賜累萬又密言
於高祖曰秦王恃功頡頏太子下若不蚤立則亟圖之

請白太子曰爲四海不顧其親乞葬者謂何及高祖議廢立倫固諫止當時語祕無知者卒後事寔聞十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姦狀帝下其議百官民部尙書唐儉等議倫寵極生前而罪暴身後所歷官不可盡奪請還贈改謚以懲儉壬有詔奪司空削食封改謚爲繆子言道尙淮南長公主官至宋州刺史

裴矩字弘大絳州聞喜人父訥之爲齊太子舍人矩在乳而孤及長好學有文藻智數再補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隋高祖爲定州總管召補記室以母憂去職高祖已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帝伐陳爲元帥記室江

左平詔矩巡撫嶺南木行而高智慧等亂道不通帝難其遣矩請速進許之次南康得兵數千人是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別將圍東衡州矩與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壁屯大庾嶺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之圍據愿長嶺又擊破之斬其帥自南海趣廣州仲宣懼潰去綏集二十餘州承制署渠帥爲刺史縣令還報帝大悅詔升殿勞苦之拜開府爵聞喜縣公賜賚異等遷累內史侍郎時突厥彊盛都藍與突利構難屢犯塞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長史破達頭可汗而萬歲誅矩功不見錄還爲尙書左丞遷吏部侍

郎名稱職煬帝時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帝令矩護
視矩知帝勤遠略乃訪諸商胡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
圖記三篇合四十四國凡裂三道北道起伊吾徑蒲類
鐵勒突厥可汗廷亂北流河至拂菻中道起高昌焉耆
龜茲疏勒踰葱嶺鏐汗蘇對沙那康曹何大小安穆諸
國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亦度葱嶺
涉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皆竟西海
諸國亦自有空道交通旣還奏之帝引內矩問西方事
矩盛言胡多瓌怪名寶俗土著易并吞帝由是甘心四
夷委矩經略再遷黃門侍郎參豫朝政大業三年帝有

事恒山西方來助祭者十餘國矩遣人說高昌伊吾等
昭以厚利使入朝帝西巡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國謁
道左皆使佩金玉服錦罽奏樂歌舞令士女盛飾縱觀
亘數十里示中國彊富後遂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遣
兵出戍歲委輸巨億萬計帝謂矩有綏懷略擢銀青光
祿大夫帝在東都以蠻夷朝貢踵至諷帝悉召天下奇
倡怪伎大陳端門前曳錦縠珥金琲者十餘萬百官都
人列繒樓幔閣夾道被服光麗塵邸皆供帳池酒林哉
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所在令邀飲食相娛樂蠻夷嗟
咨謂中國爲仙晨帝所天子以爲誠謂宇文述牛弘曰

矩所建白皆朕之志要未發矩輒先聞非悉心奉國疇能是邪又助城伊吾脇處羅入朝帝益喜賜貂裘西胡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在突厥啓民引見帝矩因奏言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分三郡今乃不臣先帝疾之欲討久矣方陛下時安得不事今其使朝突厥及見啓民舉國臣服脇令入朝可致也請面詔其使令歸語王有如旅拒方率突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聽命征遼自此始王師再臨遼皆從以勞加右光祿大夫時綱紀汨振宇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賄遷雖矩挺節無穢聲世頗稱之矩以始畢可汗衆漸

盛建請以宗女嫁叱吉設建爲南面可汗分其勢叱吉不敢受始畢聞之稍怨望矩又言突厥淳陋易離間但內多羣胡教導之臣聞史蜀胡悉尤有謀幸於始畢請殺之帝曰善矩因詭計召胡受賜斬馬邑下報始畢曰史蜀胡悉背可汗我所共惡今旣誅之始畢知狀由是不朝後帝北巡始畢率騎十萬圍帝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待顧問圍解從幸江都宮時盜賊蜂結郡縣上奏不可計矩言于帝帝怒遣詣京師以疾解俄而高祖入關帝令虞世基問方略矩曰唯願陛下亟西天下定矣矩性勤謹未嘗忤物見天下方亂其待遇士尤厚

雖廝役皆得其歡是時衛兵數逃去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乘輿淹狩已二年諸驍果皆無家人無匹合則不久安臣請皆聽納室帝笑曰公定多智因詔矩盡召江都女子孀家恣將士所欲卽配之人情翕然相悅曰裴公惠也宇文化及亂衆劫矩賊皆曰裴黃門無豫也旣而衆以秦王子浩爲帝詔矩爲侍內隨而北化及僭位署矩尙書右僕射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又爲竇建德所獲建德以矩隋舊臣遇之厚建德起羣盜非有君臣制度矩爲略制朝儀不閱月憲章擬王者建德尊禮之建德敗來朝擢殿中侍御史爵安邑縣公累遷太子詹事

檢校侍中時突厥數盜邊高祖遣使約西突厥連和突厥因請婚帝曰彼勢與我絕緩急不爲用奈何矩曰然北虜方熾歲苦邊若權順許以示外援須我完實更議之帝然其計隱太子敗餘黨保宮城不解秦王遣矩諭之乃聽命遷民部尙書太宗卽位疾貪吏欲痛懲又之乃間遣人遺諸曹一史受饋縑帝怒詔殺之矩曰吏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紿之因卽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帝悅爲羣臣言之曰矩遂能廷爭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識故事見重于時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諡曰敬

宇文士及字仁人京兆長安人父述爲隋右衛大將軍
開皇末以述勲封新城縣公文帝引入臥內與語奇之
詔尙煬帝女南陽公主爲尙輦奉御從幸江都以父喪
免起爲鴻臚少卿其兄化及謀弑逆以主壻忌之弗告
已弑帝乃封蜀王初士及爲奉御而高祖任殿中少監
雅自款結及從化及至黎陽帝手書召之士及亦遣家
童間道走長安通諄勤且獻金銀帝悅曰我嘗與士及
共事今以此獻是將來矣化及兵日蹙士及勸歸命不
從乃與封倫詭求督饟俄而化及敗於是濟北豪傑謀
起齊兵擊竇建德以收河北觀形勢士及不納與倫等

自歸帝讓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人爲入關計爾得時我父子尙肯相假乎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罪當死但臣往在涿郡嘗與陛下夜論世事頃又奉所獻冀以此贖罪帝笑謂裴寂曰彼與我論天下事逮今六七年公等皆在其後時士及女弟爲昭儀有寵由是見親禮授上儀同從秦王平宋金剛錄功復隋舊封以宗室女妻之遷王府驃騎將軍從討王世充等進爵郢國公武德八年權檢校侍中兼太子詹事王卽位拜中書令真食益州七百戶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數入寇士及欲立威以鎮耀邊鄙每出入盛陳兵衛又痛折

節下士或告其反訊無狀召爲殿中監以疾改蒲州刺史政尙寬簡人皆宜之擢右衛大將軍太宗延入閣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召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遽召何所事士及卒不對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啗之其機悟率類此後以雅舊別封一子新城縣公久之復爲殿中監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士

及撫幼弟孤兄子以友睦稱好周卹親戚故人然過自奉養服玩食飲必極豐侈有司謚曰恭黃門侍郎劉洎曰士及居家侈肆不可謂恭乃改曰縱

贊曰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晝則伏自如得夜乃爲之祥若倫僞行匿情死乃暴聞免兩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爲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祖在魏爲顯家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討尉遲迥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龔爵家

人爲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哭不自勝隋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爲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太守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閤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嘗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煬帝賜物千段黃金百兩再遷大理卿突厥圍帝鴈門以守禦功拜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民部尙書從至遼城淮安王神通攻之善果督戰中流矢神通解俄爲竇建德所獲王琮讓之曰公隋大臣自尊夫人亡名稱衰今以忠臣子爲逆賊徇命至傷夷謂何善果慙欲自殺

或止之得不死建德不之禮乃歸神通送京師擢太子左庶子更封滎陽郡公數爲太子陳得失未幾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尙書奉法持正風績顯公卿間詔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若侍得升殿而從父兄元璿亦與時以爲榮坐事免會山東平持節爲招撫大使以選舉失實除名後歷刑部尙書貞觀初出爲岐州刺史以累去復拜江州刺史卒

元璿字德芳隋沛國公諱之子性察慧愛尙文藝以父功拜儀同襲爵累遷右衛將軍更封莘國公大業末出爲文城郡守高祖兵興遣將張綸西略地攻拔其城係

致軍門釋之授太常卿與襄武王琛使突厥還爲參旗將軍元壽習軍旅事帝令教諸屯軍法劉武周將宋金剛與突厥處羅可汗犄角寇汾晉詔元壽諭罷可汗兵不聽乃進爲武周援會暴疾其下意元壽寘毒囚之處羅死頡利立留帳中數年帝旣許可汗婚元壽始得還帝勞曰卿不辱於虜可輩蘇武張騫矣拜鴻臚卿母喪免會突厥提精騎數十萬身自將攻太原詔卽苦次起元壽持節往勞旣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壽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爲用而相

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
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
汗爲兄弟使驛銜箠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貽
怨自取勞苦若何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
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
貞觀三年復使突厥還言夷狄以馬羊準盛衰今突厥
六畜不蕃人色若菜牙內飯粟化爲血不三年必亡無
幾突厥果敗後轉左武侯大將軍坐事免起爲宜州刺
史以老致仕卒贈幽州刺史諡曰簡元璿幹敏所至常
有譽五聘絕域危不脫終不自爲解然譯事後母不謹

隋文帝嘗賜孝經愧勗之至元壽亦不以孝聞士醜其
行從孫杲知名武后世終天官侍郎

權萬紀其先出天水後徙京兆爲萬年人父琢玠隋匡
州刺史以愨愿聞萬紀悻直廉約自潮州刺史擢治書
侍御史尙書右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掌內外官考萬
紀劾其不平太宗按狀珪不伏魏徵奏言房玄齡等皆
大臣所考有私萬紀在考堂無訂正今而彈發非誠心
爲國者帝乃置之然以爲不阿貴近繇是獎禮萬紀又
建言宇文智及受隋恩賊殺其君萬世共棄今其子乃
任千牛請斥屏以懲不軌帝從之萬紀與侍御史李仁

發旣以言得進頗掉罄自肆衆情慄慄徵奏萬紀等聞
大體詆訐彈射皆不實陛下收其一切遂敢附下罔上
釣彊直名迷奪聖明以小謀大羣下離心如玄齡等且
不得申況疎賤之臣哉帝寤徙萬紀散騎常侍而免仁
發數年復召萬紀爲侍書御史卽奏言宣饒部中可鑿
山冶銀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
於下者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邪
斥使還第久之由御史中丞進尙書左丞出爲西韓州
刺史徙吳王長史王畏其直善遇之齊王祐不奉法帝
素奇萬紀能左右吳王者乃徙爲祐長史祐暱比羣小

萬紀驟諫不入卽條過失以聞帝遣劉德威按問因召
祐入朝祐恐與所嬖燕弘亮謀殺之而萬紀先引道祐
遣弘亮馳穀騎追擊斬首殊支體投園中又殺典軍韋
文振文振本以校尉從帝征伐以質謹自將帝使事祐
典廐馬切諫不納輒見萬紀道之故祐內嘗忿疾萬紀
死文振懼馳去追騎獲之祐平贈萬紀齊州都督武督
郡公食二千戶諡曰敢文振左武衛將軍襄陽縣公食
千戶萬紀子玄初高宗時兵部侍郎

懷恩萬紀族孫祖弘壽爲隋臨汾司倉書佐高祖平京
師擢太僕卿盧國公卒諡曰恭故懷恩以蔭累遷尙乘

奉御襲爵馭人安畢羅爲高宗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
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
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其
姿狀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更慶萊衛邢宋五州
刺史洛州長史所居威名赫然吏重足立嘗過汴州時
刺史楊德幹亦以嚴稱與懷恩名相埒汴橋新成立木
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邪焉
用此德幹慙服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從子楚璧爲
左領軍衛兵曹參軍玄宗在東郡楚璧乃與李迥秀子
齊損陳倉尉盧玠左屯營長上折衝周履濟等謀反以

兄子梁山詐爲襄王子號光帝擁營兵百餘夜入宮城欲劫留守王志愔不克遲明兵斬楚璧等傳首東都籍其家

閻讓字立德以字行京兆萬年人父毗爲隋殿內少監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弟立本皆機巧有思武德初爲秦王府士曹參軍從平東都遷尙衣奉御制袞冕六服腰輿傘扇咸有典法貞觀初歷將作少匠大安縣男護治獻陵拜大匠文德皇后崩攝司空營昭陵坐弛職免起爲博州刺史太宗幸洛陽詔立德按爽塏建離宮清署乃度地汝州西山控汝水睨廣成澤號襄城宮役凡

百餘萬宮成煩燠不可居帝廢之以賜百姓坐免官未
幾復爲大匠卽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遂從征遼攝
殿中監規築土山破安市城師還至遼澤亘二百里淖
不可通立德築道爲橋梁無留行帝悅賜予良厚又營
翠微玉華二宮擢工部尙書帝崩復攝司空典陵事以
勞進爵大安縣公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留守京師
領徒四萬治京城卒贈吏部尙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
諡曰康

立本顯慶中以將作大匠代立德爲工部尙書總章元
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博陵縣男初太宗與侍臣泛

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
本侔狀閣外傳呼畫師闔立本是時已爲主爵郎中俯
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
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慎
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訾屈亦不能罷也旣輔政但以應
務俗材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
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咸亨元年官復舊名
改中書令卒諡曰文貞立德孫知微曾孫用之知微聖
歷初爲豹韜衛將軍武后時突厥默啜請和親后遣知
微攝春官尙書持金帛護送武延秀聘其女默啜怒非

天子子囚延秀挾知微入寇趙定尊之如可汗以示華
人自河以北蕭然朝廷以知微賣國夷其族知微不知
逃還武后業已然乃曰惡臣疾子賜百官甘心焉於是
骨斷鬻分非要職者不能得子則先以武三思壻免死
玄宗在藩時以善割蒙寵開元中有司奏擬供奉姚元
崇以爲則先刑戮家又逆人姻屬不可留京師詔曰朕
在外日嘗驅使宜令供奉用之初爲彭州參軍嘗攝錄
事一日糾愆謬不法數十事太守以爲材後舉通事舍
人累遷右衛郎將知引駕仗金吾將軍李質升殿不解
刀呵郤之請按以法左右震悚始有司以三衛執扇登

殿用之奏三衛皆趨悍不宜升陛邇御坐請以宦者代遂爲故事天寶中女爲義王玼妃終左金吾將軍

蔣儼常州義興人擢明經第爲左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伐高麗募爲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蕞爾國敢圖王人有如不幸固吾死所也遂請行爲莫離支所囚以兵脇之不屈內窟室中高麗平乃得歸帝奇其節授朝散大夫爲幽州司馬劉祥道以巡察使到部表最狀擢會州刺史再遷殿中少監數陳時政病利高宗輒優納進蒲州刺史戶產充夥訴犴積年不平前刺史踵以罪去儼至發隱禁姦號良二千石永

隆二年以老致仕未幾復召爲太僕卿以父諱辭官徙太子右衛副率中宗在東宮儼數爭過失不見用自以總調護不應諫於是田游巖興處士爲洗馬太子所尊禮儼詔書責之曰太子年鼎盛聖道有所未盡足下受調護之寄居責言之地唯唯悠悠不出一談向使不食王粟僕何敢議今祿及親矣尙何酬塞游巖愧不能答儼尋徙右衛大將軍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致仕卒年七十八中宗立以舊恩贈禮部尙書

韋弘機京兆萬年人祖元禮隋浙州刺史弘機仕貞觀時爲左千牛胄曹參軍使西突厥册拜同俄設爲可汗

會石國叛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裾錄所過諸國風俗物
產爲西征記北還太宗問外國事卽上其書帝大悅擢
朝散大夫累遷殿中監顯慶中爲檀州刺史以邊人陋
僻不知文儒貴乃修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
像自爲贊敦勸生徒繇是大化契苾何力討高麗次灤
水會暴漲師留三日弘機輸結資糧軍無饑高宗善之
擢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苑宦者犯法杖乃奏帝嗟賞
賜絹五十匹日後有犯治之母奏遷司農卿太子弘薨
詔蒲州刺史李冲寂治陵成而玄堂阨不容終具將更
爲之役者過期不遣衆怨夜燒營去帝詔弘機嗣作弘

機令開隧左右爲四便房樽制禮物裁工程不多改作如期而辦帝嘗言兩都我東西宅然因隋宮室日仆不完朕將更作奈財用何弘機卽言臣任司農十年省惜常費積二十萬緡以治宮室可不勞而成帝大悅詔兼將作少府二官督營繕初作宿羽高山等宮徙洛中橋於長夏門廢利涉橋人便之天子乃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嘆其美詔卽其地營宮所謂上陽者尙書左僕射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深宮複禁不欲百姓見之恐傷其心而今列岸諺廊亘王城外豈愛君哉弘機猥曰天下有道百官奉職任輔弼者

則思獻替事我乃府藏臣守官而已仁傑非之俄坐家
人犯盜劾免官初東都方士朱欽遂爲武后所寵姦賊
狼籍弘機白欽遂假中宮驅策依倚形勢虜紊皇明爲
禍亂之漸帝遣中使慰諭敕母漏言遂欽遂于邊后恨
之永淳中帝幸東都至芳桂宮召弘機使白衣檢校園
苑將復任之爲后掎而止終檢校司農少卿事孫岳子
景駿景駿別傳岳子武后時爲汝州司馬以辨治稱召
授尙舍奉御入見后賞其能曰卿家事朕悉知之因問
舊故至家人皆不忘出爲太原令以不習武固辭忤旨
下遷宋州長史歷廬海等州刺史皆著風迹恩嚴兩施

睿宗立召爲殿中少監恩遇尤異竇懷貞等誅而岳子
舊與經過爲姜皎所劾貶渠州別駕起授陝州刺史卒
孫臯別有傳

姜師度魏州魏人擢明經調丹陵尉龍崗令有清白稱
神龍初試爲易州刺史河北道巡察兼支度營田使好
興作始廩溝於薊門以限奚契丹循魏武帝故迹竝海
鑿平虜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功多遷司農卿出爲陝
州刺史太原倉水陸運所湊轉屬諸河師度使依高爲
廡而注米于舟以故人不勞拜太子詹事玄宗徙營州
治柳城拜營田支度修築使進爲河中尹安邑鹽池潤

廢師度大發卒洫引其流置鹽屯公私收利不貲徙同州刺史又派洛灌朝邑河西二縣闕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爲上田置十餘屯帝幸長春宮嘉其功下詔褒美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進將作大匠左拾遺劉彤建權天下鹽鐵利內之官免貧民賦詔戶部侍郎強循與師度竝假御史中丞會諸道按察使議所以權之之法俄爲議者沮閣不行卒年七十餘師度喜渠漕所至繇役紛紜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爲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顯時爲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所嗜也

強循字季先鳳州人仕累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泉人畜多暘死循教人渠水以浸田一方利之號強公渠詔書褒予甚厚歷大理少卿太子右庶子爲政辦給不爲威嚴遇人盡信不疑然當時恨其少文云

張知謩字匪躬幽州方城人徙家岐兄弟五人知玄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高第曉吏治清介有守公卿爭爲引重調露時知謩監察御史裏行知默左臺侍御史知謩歷十一州刺史所蒞有威嚴武后降璽書存問萬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又門皆列戟白雀巢其廷后數寵

賜知秦歷益州長史中臺左丞兵部侍郎封陳留縣公
中宗在房州禁察苛嚴知審與董玄質崔敬嗣繼爲刺
史供擬保戴不少弛帝復位拜知審左衛將軍加雲麾
將軍封范陽郡公知秦御史臺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
封漁陽郡公伯仲華首同貴時以爲榮知秦忤武三思
故出爲并州刺史天兵軍使終魏州刺史諡曰定知審
歷東都副留守左右羽林大將軍同華州刺史大理卿
致仕年八十開元時卒知審敏且亮惡請謁求進士或
不才冒位視之若讐每敕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
稱云武后革命知秦奏置東都諸關十七所譏斂出入

百姓驚駭樵米踊貴卒罷不用議者羞薄之知默與監
察御史王守慎來俊臣周興掌詔獄數陷大臣守慎雖
其甥惡鞫引之暴不得去請度爲浮屠后許之而知默
卒陷酷吏子孫禁錮爲張氏羞知立子景昇知秦子景
佚開元中皆顯官

唐書卷一百

唐書卷一百考證

韋弘機傳孫岳子○舊書機子餘慶餘慶子岳少一子
字

張知謩傳幽州方城人○舊書蒲州河東人
知泰歷益州長史中臺左丞○舊書作右丞

唐書卷一百考證

唐書卷一百一

宋 端明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六

蕭瑀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以女兄爲隋晉王妃故入長安瑀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遠浮華嘗以劉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爲人稟天地而生而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穎歎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晉王爲太子授右千牛卽帝位妃

爲后而瑀浸親寵頻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感末疾不呼醫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爲遁階矣后聞責謂曰爾亡國後不安小官而高爲怪語罪不測瑀復治疾良已拜內史侍郎數言事忤旨稍見忌帝至鴈門爲突厥所圍瑀謀曰夷俗可賀敦與兵馬事況義成公主以帝女爲之若走一介使鑄喻宜不戰而解又衆商陛下已平突厥方復事遼東故怠不肯戰願下詔赦高麗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旣而主詭辭謂突厥果解圍去然帝素意伐遼又銜瑀以謀撤其機謂羣臣曰突厥何能爲瑀乘未解時乃紿恐我遂出瑀爲河

池郡守部有鈔賊萬人吏不制瑀募勇敢士擊降之悉捐貲畜賜有功又擊走薛舉衆數萬高祖入京師招之挈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秦王領右元帥攻洛陽署瑀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筦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自力孜孜抑過繩違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旣寶之故賜黃金一函公其勿辭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爲雍州牧以瑀爲州都督詔嘗下中書未卽行帝讓其稽瑀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

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
朕何憂乎初瑀關內田宅悉賜勲家至是還給之瑀盡
以分宗族獨留廟室奉祠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七
年以熒惑犯右執法避位不許久之遷左僕射貞觀初
房立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罅
切詆辭旨疏躁太宗怒廢于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復
爲左僕射實封六百戶帝問瑀朕欲長保社稷奈何瑀
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爲藩屏
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
之亡不旋踵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建坐

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爲晉州都督入拜太常卿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諭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正之其言多黜瑀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卽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爲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爲太常卿拜河南道巡省大使九年復參預政事帝常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弗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休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阪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大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旣蒙教又許以忠亮雖

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恕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今見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晉王爲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荅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瑀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立齡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情臧否因爲瑀曉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積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間請捨家爲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爲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瑀豈

不得其所邪乃詔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其封加特進卒年七十四遺命歛以單衣無卜日詔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諡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諡貞褊子銳尚襄城公主爲太常少卿

鈞瑀從子有才譽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武侯屬盧文操跳堞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爲宮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爲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卽

宥工徙遠裔終太子率更令子瓘爲渝州長史居母喪
以毀卒鈞兄子嗣業少從煬帝后入突厥貞觀九年歸
以其知虜曲折詔領突厥衆擢累鴻臚卿兼單于都護
府長史調露中突厥叛嗣業與戰敗績高宗責曰我不
殺薛仁貴郭待封故使爾至此然爾門與我家有雅舊
故貸死乃流桂州

嵩瓘子貌偉秀美鬚髯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婿陸象先
宰相子時爲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汨汨未仕
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日君後十年貴冠人臣
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時人不許神龍元年

始調洛州參軍事桓彥範爲刺史待以異禮河北黜陟使姜師度表爲判官開元初擢中書舍人時崔琳正丘齊澣皆有名以嵩少術學不以輩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歷宋州刺史遷尚書左丞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旣赴軍有詔供帳餞定鼎門外玄宗賦詩勞行會吐蕃大將悉諸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回紇又殺涼州守將王君奭河隴大震帝擇堪任邊者徙嵩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封蘭陵縣子嵩表裴寬郭虛已牛仙客置幕府以建康軍使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完樹陴塢懷保邊人於時悉諾邏恭祿

威懾諸部吐蕃倚其健噬邊嵩乃縱反間示疑端贊普果誅之使悉末明攻瓜州守珪拒甚力虜引卻會鄯州都督張志亮破賊青海西嵩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彊弩四千與吐蕃戰祁連城下自晨鬪迄晡乃大潰斬一將虜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悅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官一子恩顧第一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罷宰相令缺四年嵩得之然常遙領河西節度在公慎密人莫見其際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爲親家儀物貴甚俄封徐國公初裴光廷與嵩數不協光廷卒帝委嵩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

前嵩慙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馱卿何庸去乎嵩伏曰
臣待罪宰相爵位旣極幸陛下未馱得以乞身有如馱
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爲改容曰卿言
切矣朕未能決第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
將爾留而君臣誼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尚書右丞相與
休皆罷是日荊州進黃甘帝以紫勅包賜之擢子華給
事中久之進太子太師而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中
人牛仙童得罪李林甫素忌嵩因言嵩嘗以城南墅遺
仙童貶青州刺史尋復拜太子太師固請老見許嵩退
修葺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華爲工部侍郎衡以尚

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豔其榮天寶八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華謹重方雅有家法嗣爵天寶末爲兵部侍郎祿山亂陷賊逼守魏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華間道奉表欲舉魏以應爲賊所執會崔光遠得魏州破械出之魏人德華庇免爭來詣光遠乞留有詔卽授刺史史思明反子儀懼復失華乃表崔光遠代之而召置軍中相州兵潰華還朝猶以汙賊降試祕書少監稍遷尚書右丞擢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

漸矯詔罷華爲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
助輔國貶華爲峽州司馬卒二子恒悟

復字履初衡子生戚里嫺從豪汰以服御輿馬相夸復
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
顯華每歎曰此子當興吾宗推主蔭爲宮門郎廣德中
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
使弟紘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
職復曰鬻先人墅以濟孀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餒且
寒乎縉憾之由是廢數歲乃歷歙池二州刺史治狀應
條遷湖南觀察使改同州刺史歲歙州有京畿觀察使

儲粟復輒發以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之
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久乃拜兵部侍郎晉王爲襄
漢元帥進復戶部尚書統軍長史舊制謂行軍長史德
宗以復父諱更之未行扈狩奉天帝惡庫隘欲西如鳳
翔依張鎰復曰鳳翔乃泚舊兵今泚悖亂當有同惡者
雖鎰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一日以驗爾言俄而鎰
爲李楚琳所害以是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復嘗言艱難以求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正可
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叵使參領帝不聽又言陛下厥初
清明自楊炎盧杞妨命穢盛德播越及茲今貼于危當

懲又前敗因述君臣大端卽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
敢當宰相杞對上或諂諛阿匿復厲言杞詞不正帝色
貽謂左右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嶺南等
道宣撫安慰使興元初進門下侍郎初淮南陳少游左
附李希烈而張鎰判官韋臯殺邠隴叛卒不應楚琳復
還執政建言陛下反正功臣已貴矣唯甄善汰惡爲未
明少游位將相首臣賊臯名淺官下獨挺挺抗忠如以
臯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復出中官
馬欽緒揖宰相劉從一附耳語旣而從一密諭復曰有
詔與公議向所奏不欲李勉盧翰聞知復曰堯舜有僉

曰之言朝廷大事尚當謀及公卿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去旣曰宰相而謀議可獨避之乎今與公行此或可第恐寢以生常政由是敝從一以聞帝不悅復辭疾上政事許之弟升尚郃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升早卒主以姦蠱事再得罪廢諸子悉逐醜地女爲皇太子妃太子請離婚帝銜曩伎故復坐是檢校太子左庶子廢居饒州貞元四年卒年五十七復望闕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爲相臨事嚴方數拂帝意故居位亟解然性孝友旣貶晏然口未嘗言所累復子湛湛子寘咸通中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

俛字思謙恒子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
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
制誥會張仲方以李吉甫數調發疲天下訾其謚憲宗
怒逐仲方而俛坐與善奪學士下除太僕少卿皇甫鏞
薦爲御史中丞鏞與令狐楚皆善俛兩人同輔政數稱
其善故帝待俛厚襲徐國公穆宗立逐鏞議所以代者
楚薦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
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
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
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

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嘗詔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承宗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誼不當取帝善而止令狐楚罷執政西川節度使王播賂權幸求宰相俛劾播纖佞不可污台宰帝不許自請罷冀有感寤帝亦不省俄罷爲尚書左僕射用播爲鹽鐵使後宰相俛自謂輔政淺固辭僕射換吏部尚書又避選事徙兵部移病求分司不許授太子少保爲同州刺史復以少保分

司東都性簡潔以聲利爲汙疾邪大甚孤特一槩故輕
去位無所籍文宗卽位召授少師稱疾力不拜乃還左
僕射許致仕莊恪太子時議選舊德保輔東宮復以少
師召輒上還制書堅辭卽遷太子太傅優詔褒尚開成
初弟倣爲楚州刺史召見帝曰俛先帝賢宰相筋力未
衰可一來爾善道朕意乃以詔書并絹三百因倣致之
俛終不起以壽卒母韋賢明治家嚴俛雖宰相侍左右
如褐衣時居喪哀毀旣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爲
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
持法重名器狹於用人每除吏常憂不稱鮮有簡拔穆

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爲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爲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旣而籍卒逋亡無生業曹聚山林間爲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克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贊曰俛議銷兵寧不野哉當此時河朔雖挈地還天子而悍卒頑夫開口仰食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俛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使羣臣失職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廛

魏相挺復爲賊淵可謂見豪末而不見輿薪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旣乎

倣字思道悟子大和中擢進士第除累給事中宣宗力治喜直言嘗以李璣爲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倣封還詔書帝方作樂不暇命使遣優工趨出追之未及璣所而還後以封敕脫誤法當罰侍講學士孔溫裕曰給事中駁奏爲朝廷論得失與有司奏事不類不應罰詔可令狐綯用李琢經略安南琢以暴沓免俄起爲壽州團練使倣劾奏琢無所回時推其直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

於廚以和劑做知趣市還之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懿
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爲禱祠事數幸佛廬
廣施子做諫以爲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尚慕今
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况佛者可
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後官數遷
拜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做徙其
流遠去樹堤自固人得以安以兵部尚書再判度支進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蘭陵縣侯時
天下盜起宦人持兵柄做以鯁直爲權近所忌卒年八
十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做領南海解官往侍

爲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做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
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齋必貯以囊笥貧者
伺望得無意苴嫌乎做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廣明初
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請厲止夜行以備賊謀出太倉粟
賤估以濟貧民俄遷京兆尹田令孜養子有罪亡擊捕
吏繫獄請救踵門廩不納杖殺之內外畏讐令孜拒黃
巢以廩爲糧料使辭疾貶賀州司戶參軍事會襄王竊
據挈族逃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厚禮之光化中以給
事中召不至卒

遷字得聖真子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

拾遺與韋保衡聯第而邁姿寓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爲人保衡才下諸儒靳薄之不甚齒獨呼邁太尉保衡憾焉於是保衡已爲相撫邁罪絲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爲公呵禦邁悅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未幾保衡死召爲禮部員外郎乾符中累擢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僖宗入蜀以兵部判度支次絳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邁及是與鐸竝位鐸年老嘗入對殿中邁掖起之帝喜曰邁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也邁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

朕選宰相卿無負我邁頓首謝從還京師累拜司空封
楚國公邁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風采峭整天子
器之時藩鎮多興於盜賊橫放莫能制權綱漼弛支詳
在徐州引散騎常侍李損子凝吉爲佐會牙將時溥逐
詳而取節度溥爲養幹所毒不死或讒凝吉爲詳報仇
者溥怒殺之損時在朝溥卽上言損連謀請并誅田令
孜受溥金劾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渥傳成其罪御史王
華嫉惡甚表損不知狀令孜請移神策獄華不奉詔奏
言損近臣法當死卽死獨不宜取辱於宦人手邁卽時
叩延英爭曰凝吉以寃就屠已不可言損與子音問不

接且數暮安得謂同謀哉溥恃功壞天子法請案近臣
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今損可無罪誅禍且及臣輩帝
寤止免官當此時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公卿無不附
順唯遘未嘗少下後令孜取安邑池鹽給衛軍王重榮
固爭乃徙重榮宅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榮引沙
陀拒王師王師敗逐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劾令
孜生事離間大臣遘素惡之與裴澈計共召朱玫於邠
玫起邠兵五千奉迎與沙陀等連和令孜迫帝幸陳倉
夜出百官不及從玫怒令孜并望帝不諒其心謂遘曰
上奔播六年中原之人與賊肝髓流野得復宗廟遺者

殘民聞輿馬音流涕相歡上曾不念以諸侯勤王功爲
敕使之寵今姦臣爲國產怨我奉命而來返以爲脅君
羣臣報國極矣戰力殫矣尚能垂頭塌翅求生於黃門
哉喪君有君公其圖之邁曰上無負天下顧爲令致掣
制每言必涕數行下陳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憂王
室意宜還藩奉表請天子復國策無宜此玫曰諸王才
可任天下者不乏邁曰人非伊霍欲爲禍首未或利也
玫退曰我擇一王爲帝違者斬尚何事乃立嗣襄王熿
而召邁作冊邁苦辭玫更委鄭昌圖滋恨邁及還長安
使昌圖相熿罷邁爲太子太保移疾不出方其弟邁爲

永樂令往從之帝還宮宰相孔緯與邁雅隙乃劾嘗爲
僞臣卽賜死其所實光啓三年邁見柄任凡五朞行完
而材逢世多故召復臣以濟亂身汙僞署不得其死人
爲哀之

定字梅臣瑀曾孫以蔭起家陝州參軍事金城丞蒞事
清挺選補黜陟使裴遵慶表爲判官還調萬年主簿歷
左右司郎中爲元載所惡外遷袁潤等六州刺史大歷
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與常州蕭復豪州張鑑爲
第一而劭桑稼均賦稅業徠游口在鑑復右遷戶部侍
郎太常卿朱泚反詭姓名爲張誕匿里中與蔣沈不浼

于賊事平擢太子少師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師

贊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寢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唐書卷一百一

唐書卷一百一考證

蕭瑀傳○

臣德潛

按貞觀十七年瑀與長孫無忌等二

十四人並圖形於凌烟閣凡圖凌烟閣者傳中皆載此獨不載似踈

子銳尚襄城公主爲太常少卿○舊書歷太常卿

倣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蘭陵縣

侯卒年八十○

臣德潛

按舊書罷知政事出爲廣州

刺史嶺南節度使遇亂不至京師而卒是新書薨于位舊書卒于鎮也玩子廩傳中乾符中以父出鎮南海免官待行則新書明缺罷相文矣當從舊書

邁支詳在徐州引散騎常侍李損子凝吉爲佐○舊書
作李凝古

唐書卷一百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七

岑 虞 李 褚 姚 合 狐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更家江陵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寃辨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郡舉秀才不應蕭銑僭號召爲中書侍郎主文記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絃文本說孝恭曰自

隋無道四海救死延頸以望真主蕭氏君臣決策歸命者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誠縱兵剽係恐江嶺以南向化心沮狼顧麕驚不如厚撫荊州勸未附陳天子厚惠誰非王人孝恭善之遽下令止侵略署文本別駕從擊輔公祏典檄符進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祕書郎兼直中書省太宗既藉田又元日朝羣臣文本奏藉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譴罷溫彥博爲請

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
朕自舉一人公母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封江陵
縣子是時魏王泰有寵侈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
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踰年爲
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最日甲兵凡要料配差
序籌不廢手由是神用頓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
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卒
年五十一是夕帝聞夜嚴曰文本死所不忍聞命罷之
贈侍中廣州都督諡曰憲陪葬昭陵始文本貴常自以
真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幃帟事母以孝顯撫弟姪篤

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每稱其忠謹吾親之
信之晉王爲皇太子大臣多兼宮官帝欲文本兼攝辭
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
下帝乃止但詔五日一參東宮每進見太子答拜始爲
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荅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
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
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闕所望不過祕書郎
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
產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旣任職久賚錫豐饒皆令弟
友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

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敕卒無過孫羲從子長倩羲字伯華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倩貶郴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爲長洲令仲休爲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母遺江東三峯乃薦羲爲汜水令武后令宰相舉爲員外郎者韋嗣立薦羲且言惟長倩爲累久不進后曰羲誠材何誘之拘卽拜天官員外郎於是坐親廢者皆得援而進矣俄爲中書舍人中宗時武三思用事敬暉欲上表削諸

武封王者衆畏三思不敢爲草獨羲爲之詞誼勁切由是下遷祕書少監進吏部侍郎時崔湜鄭愔及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羲勁廉爲時議嘉仰帝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爲陝州刺史再遷戶部尚書景雲初復召同三品進侍中封南陽郡公初節愍太子之難冉祖雍誣帝及太平公主連謀賴羲與蕭至忠保護得免羲監修中宗實錄自著其事帝見之賞歎賜物三百段良馬一匹下詔褒美時羲兄獻爲國子司業仲翔陝州刺史仲休商州刺史兄弟子姓在清要者數十人羲歎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

然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籍其家

長倩少孤爲文本鞠愛永淳中累官至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武后擅位喜符瑞事羣臣爭言之長倩懼間亦開陳請改皇嗣爲武氏且爲周家儲貳后順許賜實封戶五百加特進輔國大將軍鳳閣舍人張嘉福洛州民王慶之建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謂皇嗣在東宮不宜更立與格輔元不署奏請切責嘉福等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始詔天下立大雲寺長倩爭不可繇是與諸武忤罷爲武威道行

軍大摠管征吐蕃未至召還下獄來俊臣脅誣長倩與
輔元歐陽通數十族謀反斬于市五子同賜死發暴先
墓睿宗立追復官爵備禮改葬輔元者汴州俊儀人父
處仁仕隋爲剡丞與同郡王孝逸繁師立靖君亮鄭祖
咸鄭師善李行簡盧協皆有名號陳留八俊輔元擢明
經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旣持承嗣不可遂及誅子遵亦舉明經第爲太常寺太
祝亡命匿中牟十餘年神龍初訴父冤擢累贊善大夫
輔元兄希元洛州司法參軍同章懷太子注范曄後漢

書者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自以類己由是有名陳天嘉中父荔卒世南毀不勝喪文帝高荔行知二子皆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時寄陷於陳寶應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乃釋布噉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入隋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晉二陸煬帝爲晉王與秦王俊交辟之大業中累至祕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

爲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日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一不改宇文化及已弑帝間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從至聊城爲竇建德所獲署黃門侍郎秦王滅建德引爲府參軍轉記室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祕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貞觀八年進封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

之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國無來貢獻惠天下遠近洽穆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坐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爲災耳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又山東淫雨江淮大水恐有冤獄枉繫宜省錄繫囚庶幾或當天意帝然之於是遣使賑飢民申挺獄訟多所原赦後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帝訪羣臣世南

曰昔齊景公時彗見公問晏嬰嬰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滅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慎終于初彗雖見猶未足憂帝曰誠然吾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卽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秦始皇剗除六國隋煬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何得不戒邪高祖崩詔山陵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於是程役峻暴人力告弊世南諫曰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

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墳厚隴寶貝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菲薄爲長久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以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爲壽

陵作終制曰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寢殿園邑棺
槨足以藏骨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
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喪亂以來
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竝盡乃
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地下死而重死
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
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陛下之德堯舜所不逮而俯
與秦漢君同爲奢泰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丘隴如此
其中雖不藏珍寶後世豈及信乎臣愚以爲霸陵因山
不起墳自然高顯今所卜地勢卽平宜依周制爲三仞

之墳明器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事訖刻石陵左以明示
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廟爲子孫萬世法豈不美乎書
奏未報又上疏曰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
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程課數十年之事其於人
力不亦勞矣漢家大郡戶至五十萬今人衆不逮往時
而功役一之此臣所以致疑也時議者頗言宜奉遺詔
於是稍稍裁抑帝常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
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
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帝數
出畋獵世南以爲言皆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

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爲世祕愛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如故祿賜防閣視京官職事者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旣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卽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

家子昶終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父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邠子藉稻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號奇童引蔭補三衛長乃性疏悅喜劇飲開皇初授太子通事舍人兼學士被讒輒謝病去十九年召見仁壽宮襲父爵安平公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愛其才署禮部員外郎奉詔定五禮律令陰陽書初以疾去舍人也煬帝在揚州召不赴銜之及卽位奪爵爲桂州司馬官廢還鄉里大業

九年成會稽管崇亂城守有功帝顧其名謂虞世基曰
是子故在宥斥醜處乃授建安郡丞至烏程江都難作
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更相滅百藥轉側寇亂中數被
僞署危得不死會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既
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旣而宿
病皆愈伏威詒書輔公祏使殺之爲王雄誕保護得免
公祏反授吏部侍郎或謂帝百藥與同反帝大怒及平
得伏威所與公祏書乃解猶貶涇州司戶太宗至涇州
召與語悅之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明年
除禮部侍郎時議裂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論理

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
嫖無度乃作贊道賦以諷它日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儲
貳事勸勵甚詳向任卿固所望耳賜綵三百段遷散騎
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爲子久之固乞致仕帝嘗與
偕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
而意之新乎卒年八十四諡曰康百藥名臣子才行世
顯爲天下推重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雖除容
貌癯瘠者累年好獎薦後進得俸祿與親黨共之翰藻
沈鬱詩尤其所長樵廝皆能諷之所撰齊史行於時子

安期

安期亦七歲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加以刃安期跪泣請代盜哀釋之貞觀初爲符璽郎累除主客員外郎高宗卽位遷中書舍人司列少常伯數預決國事帝屢責侍臣以不能進賢衆不敢對安期進曰邑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爲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劾爲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噤默以避器謗若陛下忘其親讐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乎帝納之尋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諡曰烈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孫羲仲又爲中書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父玠皆有名梁陳間亮少警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于心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總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累遷爲尚書殿中侍郎入隋爲東宮學士遷太常博士煬帝議改宗廟之制亮請依古七廟而太祖高祖各一殿法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則分室而祭始祖二祧不從迭毀未及行坐與楊玄感善煬帝矜已嫉才因是亦貶西海司戶時博士潘徽貶威定主簿亮與俱至隴山徽死爲歛瘞人皆義之後爲薛舉黃門侍郎舉滅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久

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頓首曰舉不知天命抗王師今十萬衆兵加其頸大王釋不誅豈獨亮蒙更生邪王悅賜乘馬帛二百段卽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親格虎亮懇幅致諫帝禮納其言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嘗預祕謀有裨輔之益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縣侯老于家太宗征遼子遂良從詔亮曰疇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今朕薄伐君已老俛仰歲月且三十載眷言及此我勞如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耳善居加食亮頓首謝及寢疾帝遣醫中使候問踵相逮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諡曰康遂良自有傳初武德四年

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簽蘇勗竝以本官爲學士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推略前載無常禮之間命閭立本圖象使亮

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
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劉孝孫者荊州人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少知名大業
末爲王世充弟杞王辯行臺郎中辯降衆引去獨孝孫
攀援號慟送于郊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歷諫
議參軍遷太守洗馬未拜卒

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世居鄭州仕隋爲齊王府屬李密
據洛口署記室密敗爲王世充所執衆懼不能寐獨玄
道曰死生有命憂能了乎寢甚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
拜轉爲著作佐郎東都平爲秦王府主簿貞觀初累遷

給事中姑臧縣男出爲幽州長史佐都督王君廓專持
府事君廓不法每以義裁糾之嘗遺玄道婢乃良家子
爲所掠遣去不納由是始隙君廓入朝玄道寓書房玄
齡玄齡本甥也君廓發其書不識草字疑以謀已遂反
坐是流嶠州未幾擢常州刺史風績清簡下詔褒美賜
繒帛久之致仕加銀青光祿大夫以祿歸第卒

李守素者趙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
氏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
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答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
曰倉曹此名豈雅目邪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彥昇

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時渭州刺史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遷京兆遂爲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於察盡傳其業寡嗜欲惟一於學未嘗問家人生貲仕陳會稽王主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事以父喪免服除補河間郡司法書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故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煬帝又詔與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區寓圖志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

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貽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
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
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嘆曰姚思
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
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爲皇太子遷
洗馬卽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
書思廉采謝昺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
家史以卒父業賜雜綵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以藩
邸恩凡政事得失許密以聞思廉亦展盡無所諱帝幸
九成宮思廉以爲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

湯所爲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卽頓劇豈爲游賞者乎
賜帛五十匹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諡曰
康陪葬昭陵孫璿

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興北方鼓行入關舉京
師轟若震霆思廉以諸生侍屏王奮然陳大義挫虓虎
而奪之氣勇夫悍心褫駭自卻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
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宜太宗之
尊表云

璿字令璋少孤撫昆媢友愛力學才辯掞邁永徽中舉
明經第補太子宮門郎以論撰勞進祕書郎稍遷中書

舍人封吳興縣男武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叛
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璫取山川草樹名有武
字者以爲上應國姓哀類以聞后大悅拜檢校天官侍
郎擢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永徽後左右史唯
對仗丞旨仗下謀議不得聞璫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
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
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璫始坐事降司賓少卿延載初拜
納言有司以璫族犯法不可爲侍臣者璫曰王敦犯順
導典樞機嵇康被戮紹以忠死是能爲累乎后曰此朕
意卿無恤浮言證聖初加秋官尚書明堂火后欲避正

殿應天變璫奏此人火非天災也昔宣榭火周世延建
章焚漢業昌且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聖人之道
隨物示化況明堂布政之宮非宗廟不宜避正殿貶常
禮左拾遺劉承慶曰明堂所以宗祀爲天所焚當側身
思過振除前犯璫挾前語以傾后意后乃更御端門大
酺燕羣臣與相娛樂遂造天樞著已功德命璫爲使董
督之功費浩廣見金不足乃歛天下農器并鑄以功賜
爵一級后封嵩山詔璫摠知儀注爲封禪副使更造明
堂又以使護作加銀青光祿大夫大食使者獻師子璫
曰是獸非肉不食自碎葉至都所費廣矣陛下鷹犬且

不蓄而厚資養猛獸哉有詔大食停獻時九鼎成后欲用黃金塗之璿奏鼎者神器貴質朴不待外飾臣觀其上先有五采雜牯豈待塗金爲符曜耶后乃止契丹李盡忠盜塞副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使坐累下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璿擿發之無所容貸后聞降璽詔慰勞因謂左右曰爲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唯璿爲兼之新都丞朱待辟坐賊應死待辟所厚浮屠理中謀殺璿據劔南有密告后者詔璿窮按璿深探其獄跡疑似皆捕逮株黨牽聯數千人獄具后遣洛州長史宋玄爽御史中丞霍獻可覆視無所翻坐没入

五十餘族知反流徙者什八以上道路寃譟監察御史
袁恕已劾奏璿獄不平有詔勿治召拜地官冬官二尚
書久之致仕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贈越州都督諡曰
成弟班

班篤學有立志曜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數被褒
賜累封宣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
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
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
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

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爲詐僞有點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絺足革烏齊高帝闌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劔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劔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爲貴皇王以菲薄爲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閣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僞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料發其姦以後墨

令及覆事並請內印書署冀免詐繆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騎常侍遷秘書監睿宗立拜戶部尚書所歷定州刺史尚書官皆與璿相繼云卒年七十四始曾祖察嘗撰漢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其義爲己說班著紹訓以發明舊義云

令孤德棻宜州華原人父熙隋鴻臚卿其先乃燉煌右

姓德棻博貫文史大業末爲藥城長屬亂不就官淮安王神通據大平宮起兵立摠管府署德棻府記室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爲起居舍人遷祕書丞帝嘗問丈夫冠婦人髻比高大何邪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彊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帝然之方是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祕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置吏稱錄不數年圖典略備又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損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馮一易世事皆汨暗無所

撥拾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
次各爲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謂然
於是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主
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大理卿崔善爲中
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矩
吏部郎中祖孝孫祕書丞魏徵主齊祕書監竇璡給事
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
及德棻主周整振論譏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
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
家史當立德棻更與祕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

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
梁陳二史祕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摠監修
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遷禮部侍郎兼
修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太子承乾廢
坐除名爲民召拜雅州刺史又坐事免會修晉家史房
玄齡奏起之預東凡十有八人德棻爲先進故類例多
所諷定除祕書少監永徽初復爲禮部侍郎弘文館學
士監修國史遷太常卿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坐
中華殿問何修而王若而霸又當孰先德棻曰王仔德
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

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爲先而莫難焉帝曰今茲何爲而要對曰古者爲政清心簡事爲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歛省征役爲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傳稱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二主惑嬖色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此所以亡也帝悅厚賜以答其言遷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爵爲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諡曰憲時又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皆以史學稱當世

鄧世隆者相州人隋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戍河陽引爲賓客秦王攻洛陽遣書論太世隆報書夸慢洛陽平

亡命變姓名號隱玄先生棲白鹿山貞觀初召授國子
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顓庾安禮敬播俱爲修史
學士世隆內負罪居不聊太宗遣房玄齡論曰爾爲人
作書各忠其主耳我爲天子尚甘心疋夫邪母有後疑
改著作佐郎歷衛尉丞初帝以武功定天下晚始嚮學
多屬文賦詩天格瞻麗意悟冲邁十三年世隆上疏請
加集錄帝謙不許終著作郎

顧胤蘇州吳人父覽仕隋祕書學士胤永徽中累遷起
居郎兼修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
學士論次國史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終司文郎中

子琮武后時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卒后曰琮不幸令雖不舉哀然朕以股肱特廢視事一日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佗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旣數與論譏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

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祕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

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史著格論通歷等書行于時

峒德棻五世孫天寶末及進士第遇祿山亂去隱南山豹林谷楊綰微時數從之游而峒博學有口辯綰爲禮部侍郎修國史薦峒自華原尉拜右拾遺兼史職累遷

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錄屬起居注亡散峴哀擬詔策備一朝之遺自開元天寶間名臣事多漏略拙于取弃不稱良史大歷中以刑部員外郎判南曹遷司封郎中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竭帑藏奉用度峴諫曰臣伏讀漢劉向論山陵之誠良史咨歎何者聖賢勤儉不作無益昔舜葬蒼梧弗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畢陌無丘壠處漢文葬霸陵不起山墳禹非不忠啓非不順周公非不悌景帝非不孝其奉君親皆以儉穀爲無窮計宋文公厚葬春秋書華元爲不臣桓魋爲石槨夫子以爲不如速朽由是

覆之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章章可見陛下仁孝切
於聖心然尊親之義貴合于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一
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緣飾陛下奉先志無違物若務優
厚是拂顧命盭經誼臣竊懼之今赦令甫下諸條未出
望速詔有司從遺制便詔荅曰朕頃議山陵荒哀迷謬
以違先旨卿引據典禮非唯中朕之失亦使朕不遣君
親于患敢不聞義而從奉以終始雖古遺直何以加焉
唯在吏部因尚書劉晏力時楊炎爲侍郎故暉內德晏
至分闕以善闕奉晏惡闕與炎炎心不平建中初暉爲
禮部侍郎炎炎執政不爲憾炎出故宰相杜鴻漸門下其

子封東弘文生以託暉暉謝使者曰得公手署暉得以
議炎不疑署送之暉卽日奏言宰相迫臣以私從之責
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詰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
叢人無可柰何欲殺之炎苦救解乃貶衡州別駕遷刺
史李泌執政召拜太子右庶子復爲修撰性愎且介人
人與爲怨孔述睿同修史暉忿細故數侵之述睿長者
無所校貞元五年坐守衡州冒前刺史戶口爲己最實
參素惡之貶吉州別駕稍遷刺史齊映爲江西觀察使
授部及州暉輕映後世先至宰相今雖屬刺史自挾所
以過映者至迎謁頗怏怏以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

人以白頭走小生前君不以此見映雖黜死我無憾映
至峘入謁從容步進不祿首屬戎器映以爲恨去至府
擢峘舉奏前刺史過失無狀不宜按部貶衢州別駕刺
史田敦峘門生也與峘昧生平至是迎拜分俸半以贖
給之在衢十年順宗立以祕書少監召未至卒初受詔
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太
僕丞丕獻之以勞贈工部尚書

贊曰文本才猷世南鯁諤百藥之持論亮思廉之邃雅
德棻之辭章皆治世華采而洪汨於隋光明於唐何哉
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夫典

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爲之
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
知治之本歟

唐書卷一百二考證

岑文本孫義乃薦義爲汜水令○沈炳震曰舊書長安中爲廣武令考地理志汜水垂拱四年改曰廣武至神龍元年復故名則長安時有廣武無汜水也當從舊書

褚亮傳曾祖湮父玠皆有名梁陳間○臣德潛按陳書

褚玠傳祖湮此作湮而宰相世系表又作漢應誤

李守素傳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舊書當時號爲行譜